

JANE AUSTEN

简·奥斯丁全集

诺桑觉修道院

Northanger Abbey



南海出版公司

1561.4 / 194

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简·奥斯丁全集

诺桑觉修道院

NORTHANGER ABBEY

(英)简·奥斯丁 / 著

昆仑鹰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398679

RXH25

诺桑觉修道院

——简·奥斯丁全集

作 者 [英]简·奥斯丁
译 者 昆仑鹰
责任编辑 杨雯 孙吉和
封面设计 康笑宇平面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5259227-5352906
公司地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市京鲁排印部 (63045031)
印 刷 北京市博诚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0945-8/I·165
定 价 12.50 元





J. austen

简·奥斯丁 (JANE AUSTEN)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斯蒂温顿村，她的父亲乔治·奥斯丁系牛津大学毕业，兼任两个教区的主管牧师。

简·奥斯丁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四十年。简·奥斯丁一生只写了六部小说，其中《劝导》和《诺桑觉修道院》是她死后第二年出版的。

简·奥斯丁的小说，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加被证明具有不衰竭的生命力。近来欧美再次掀起奥斯丁热，她的小说屡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并屡获各种奖项。最近，在英国，简·奥斯丁的小说每星期可售出35000多本，成为最畅销的长销书之一。

PRAHOL



平面设计 / 康笑宇工作室



责任编辑 / 杨 雯 孙吉和

插 图 / 文 子 王 践

简·奥斯丁全集

傲慢与偏见

爱 玛

理智与情感

曼斯菲尔德庄园

劝 导

诺桑觉修道院

第一章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童年时代的凯瑟琳·莫兰朵日后会成为一个女英雄。她家境贫寒，父母社会地位不高，而且她自己的相貌也很一般——所有这些，似乎有意要和她作对似地，不期而然地展现在她的面前，使她的童年变得一片黯淡。她的父亲叫理查德，是个牧师，虽然他有一个帅气的名字，可人长得并不英俊。他尽管家境贫寒，倒也颇受人们的敬重。对于他的女儿们，他惯于放任自流。她的母亲是个脾气随和的女人，一般说来，她的见解平平，但很实用，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健壮的体格。在凯瑟琳出生前，她已经生了三个儿子。有人预料，她会在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死去，但是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又生了六个孩子——她看着他们在她的身边一点点长大，心中暗暗为自己健壮的体格感到得意。一个拥有十个孩子的家庭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在这个庞大的家庭里拥有着数量繁多的头、手和腿，除此之外，似乎很难找到恰如其分的词语来形容莫兰朵一家的生活。总的说来，他们的生活是平淡的，平淡得就如同一潭死水，凯瑟琳就在这种微波不兴的家里生活了很多年。她发育得并不好，身材纤弱，脸色灰黄，了无光泽，黑色的头发也是稀稀疏疏的。就是这个弱小的生命的心灵深处，却常常涌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英雄的情感。她喜欢一切男孩子们才玩

的游戏，对蟋蟀的兴趣也远远超过了对布娃娃的兴趣。喂睡鼠、养金丝雀、往蔷薇树下浇水，是她童年时代最为津津乐道的英雄业绩。她对花园本身没有兴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她把花都摘了下来，那么，这准是她的恶作剧——你起码可以认为，这是属于严禁她去做的事情的范畴之内的。这就是她的嗜好。她能力非凡，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可有时候会显得漫不经心，甚至有些笨。她的母亲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给她讲解《乞讨者》一书，可她的妹妹雪莉没用多久就明白了书中的内涵。而在另一方面，她却颇有天分。读《野兔和朋友们》，她的理解力和接受力绝不亚于任何一个英格兰女孩。她的母亲希望她学音乐，她自己也以为她会喜欢音乐的，因为她对竖琴上弹奏出来的忧郁的音调充满了向往。八岁的时候，她学起了音乐，可一年后，她又不愿学了。莫兰朵夫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失望与无奈，但她仍然尊重女儿的权力，把自由还给了她。离开音乐学校后的那段时光成为她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她又迷恋上了绘画，抓紧一切时间，不停地画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小小的图片，或者是一张碎纸片，她都要在上面留下她的杰作。她画房子画树，画母鸡和小鸡，凡是她所看到的都要画下来。然而，她在绘画方面的天资却很一般。——她的父亲教她写作和算术，母亲教她法语，但她学得并不好。这是一个奇怪而不可思议的孩子。她性格狂放，无拘无束，但她的脾气还不错，性格也很善良。她从不固执己见，也很少同人争吵，对其他孩子也算友好，从不施暴于他们。她喜欢喧哗、张扬，不事雕琢，也讨厌优雅与整洁。没有什么比在屋后的绿色斜坡上打滚更能让她高兴的了。

我们刚刚所描绘的是十岁时候的凯瑟琳·莫兰朵。十五岁的时候，她已俨然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为了进入社交场合，她开始把头发卷起来，皮肤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干涩，而变得柔韧、丰满，富有光泽。她的眸子流光四溢，充满了生机。自然，她的身体也发育成

熟了。从前那种邋遢的样子不见了，她开始醉心于优雅，并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时髦和整洁。现在，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听她的父亲和母亲私下议论她的变化。“哦，我们的凯瑟琳长成漂亮女孩了，她举世无双呢。”这些话常常涌入她的耳中，令她兴奋不已，在她看来，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声音。对于一个十五年来一直相貌平平的女孩来说，没有什么话比有人说她漂亮更能令她激动的了。这种激动，比起那些生来就长得漂亮、动人的孩子来说，来得更甚。

莫兰朵夫人是个好女人，她希望她的孩子们事事都称心如意。然而，生育和教育幼小的孩子占去了她太多的时间，对于她的大女儿们，她只好放任自流了。不过，对于天性狂放的凯瑟琳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好的办法。十四岁的时候，她还热衷于喂蝴蝶、打棒球、骑马，再就是四处疯跑。对于书，哪怕是书中的只言片语，她都提不起兴趣，她认为书中没有为她提供有益的知识，那里只有故事，没有思想。但是，对于书本身，她并不讨厌。从十五岁到十七岁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她接受了作为一个女英雄所必须接受的教育，读了所有女英雄所应该读的书。那些书，大都是英雄们的传记和回忆录，书中的引言一律写着：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多彩多姿的人生历程。

从蒲柏那里，她学会了责备那些“可以忍受被愚弄的悲哀的人”。从葛雷那里，她明白了“含羞吐艳是花与生俱来的本性，干燥的天空消耗着她们的芬芳”。从汤普生那里，她知道了“教导年轻人怎样长大，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从莎士比亚那里，她的受益颇多——“琐碎的事轻如尘埃，可对于嫉妒者来说，却如《圣经》一样宝贵。”还有，可怜的甲虫，被我们踩在脚下。巨人消失的时候，它才会感到疼痛。“一个恋爱中的姑娘看起来宁静如永恒的等待，她哭的时候，似乎也在笑”。

她的进步是惊人的，在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上，她也日趋成熟。虽然她不会写十四行诗，但她却很认真地读诗。她没有机会在音

乐会上弹奏一首她自己的曲子，但她却不知疲倦地听着别人的演奏。她最大的缺陷在于笔力的笨拙，她已经不再画画了——她绘画的才能每况愈下，有一次她画了一张她梦中人的肖像，可别人发现那简直就是她自己。从此，她的心情因为自己才能的平庸而常常感到沮丧。不过此刻，她并未真正明白自己的欠缺，因为她还没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已经十七岁了，可她还从未见到过一个能在她的心灵深处激起一点波澜的青年，没有遭遇过真正的感情，也没有因为任何赞扬而心慌意乱过，从来没有！恰恰相反，她的内心异常地详和与宁静。这的确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但是，一旦你明白了个中缘由，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她所住的那个街区，没有一个贵族，甚至连一个男爵也没有。没有哪一家的门前会突然冒出一个男孩子，因为陌生男孩子的面孔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牧师，教区没有孩子。

但她势必要成为一个女英雄，来自外界的一切因素对此无法构成妨碍，一切该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循着自己的轨道发展、前进。

爱伦先生，维特夏的福莱德村的财政主管爱伦先生，为了调查风湿病患者的情况，即将奉命去巴斯。幽默风趣的爱伦太太很喜欢莫兰朵小姐，她隐隐地有一种预感，觉得这次途中不会碰到第二个年轻女性了。假如果真如此，她势必还得寻找一个女伴。于是，爱伦太太邀请凯瑟琳与她们同行。对此，莫兰朵夫妇持赞同态度，自然凯瑟琳也不例外，她甚至有几分激动，全身充盈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幸福感。

第二章

我们已经介绍了凯瑟琳在气质与心智方面的禀赋，但对于读者来说，仅仅知道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凯瑟琳即将开始为期六周的充满了困难与危险的巴斯之旅的时候，他们更希望能窥见到她的内心世界，他们希望看到凯瑟琳的内心充满了爱的温馨，她的性情开朗、活泼而没有任何自负与矫饰的成分。——自然，她不应该再是那个缺乏自信、喜欢害羞的女孩。她的容貌姣好，风度怡然——她的心中满怀着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所应具有的一切幼稚的憧憬。

随着凯瑟琳启程的日子将近，母亲的忧虑也与日俱增。她的心中愁云密布，好像所有的厄运都会因这次分别而降临到她亲爱的凯瑟琳的身上。分别前的两天，她泣涕涟涟。她把凯瑟琳叫到她自己的房间，千叮咛万嘱咐，凡是她所认为重要的和有用的诤言无一从她的嘴边轻轻溜过。她告诫她的女儿要当心那些把年青女人带到遥远农舍的贵族和公爵们。也许只有这样，母亲的心里才会得到稍许安宁。哪个母亲又不是这样的呢？莫兰朵夫人所能接触到的贵族与公爵有限得很，但她一律不喜欢他们，她总觉得他们会对她女儿图谋不轨，他们将成为她初出茅庐的女儿最大的危险。总之，她的告诫不外乎以下几句话：“凯瑟琳，我的孩子，要保

护好自己，求你了，凯瑟琳，要多多保重。”

雪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萨克——有哪一个普通绅士家的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不改名字的呢——也因凯瑟琳的即将远行而把她看做自己的挚友。但出乎意料的是，她既没有执意要凯瑟琳每到一个地方给她写信，也没有强行让姐姐许诺把每一个地方的见闻以及在巴斯所可能遇到的有趣的谈话告诉她。一切为这次重要的远行所做的准备已经就绪，在莫兰朵家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一派安静与详和之态，人们对这泰然处之，而不让凯瑟琳即将出远门所带来的敏感与脆弱的感情泛滥。她的父亲既没有对她谆谆教诲，也没有把一百英镑的银行帐单放在她的手中。他只给了她十先令，不过他告诉她，如果她需要，他还可以再多给她一些。

就在这种没有离情别绪的气氛中，凯瑟琳和爱伦夫人上路了。旅途竟是出乎意料地顺利，既没有盗贼和风暴与他们为友，也没有特别不幸的事情降临来颠覆他们的英雄之旅，甚至连爱伦太太所担忧的一些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一次，爱伦太太怀疑自己把鞋子丢在了小旅馆里，可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一场虚惊。

巴斯到了，凯瑟琳欣喜若狂——还在他们刚刚抵达巴斯市郊的时候，凯瑟琳的眼睛就因激动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终于，他们的马车穿过了那些美丽的街道，在一家旅馆前停了下来，凯瑟琳异常兴奋，她觉得自己都快要发狂了。

不久，他们就在帕尔滕西街的一个舒适的寄宿舍里安顿下来。

至此，对爱伦夫人做一番描述也就很有必要了。自然，聪明的读者可能会想到，她将以怎样的方式去面对那个对一般人来说算得上令人沮丧的工作，她又如何帮助凯瑟琳摆脱我们在上一卷中所提到的诸如疏忽、粗犷、嫉妒等种种恶习——是窃取她的信件、摧毁她的尊严，还是干脆把她赶出门外？

爱伦夫人那个阶层的女性所看重的并不是感情，而是有人能喜欢她们，并愿意同她们结婚。自然，她也和她们一样，毫无例外。

她不漂亮，既不具备特殊的天分与成就，也没有风度，但是，上流社会女子的举止、娴静的气质、天生的好脾气、细腻的心灵决定了她必然会选择一个像爱伦先生那样睿智的男人。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擅长于把年轻的女孩子带入社交场合。她和她们一样，喜欢到无论什么地方游览，也和她们一样，喜欢看一切新奇的事物。穿戴是她的专长，她甚至有些过于讲究。凯瑟琳在进入社交场合前花了三四天的时间专门向她的指路人请教穿衣的学问。爱伦夫人把一套最时髦的衣服摆在了她的面前，凯瑟琳自己也买了一些衣服。一切准备停当，就等着那个重要的舞会开始。她剪了头发，精心打扮一番，无论爱伦夫人还是她的女仆都认为她美极了。凯瑟琳鼓足了勇气，等待着那个盛会的到来，她希望自己首先能闯过这一关，至于赞扬嘛，它们要来的时候凯瑟琳当然欢迎，可她并不完全指望它们。

由于爱伦夫人在穿衣打扮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她们来到跳舞厅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厅中人头攒动，舞兴正酣，两个女人使出吃奶的力气才算是挤了进去。爱伦先生干脆进了图片室，把两个女士丢在了喧哗之中。在爱伦夫人看来，身上的长服当然比女伴更重要，因而，她对于长服的保护也远远超过了对凯瑟琳的保护。她小心翼翼又尽可能快速地从门口的一群男人中穿过，凯瑟琳紧紧地跟随着她，牢牢地挽着她的臂膀。她们都感到了有那么一股力量似乎要强行把她们撕裂开来，她们齐心协力，顽强地抵御着这种力量。但令凯瑟琳吃惊的是，厅内仍然很拥挤，想放松一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人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着。现在看来，挤到里面便可以很容易地找个位子坐下来、轻松愉快地欣赏别人跳舞的企图只能在想象中出现了。这里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尽管她们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占据了大厅的最高处，但仍然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某些女士帽子上那高耸的羽毛除外。她们继续向前移动着，这回情况有了好转，能依稀看到舞池里晃动的人影了。就这样，她们

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终于发现自己已经挤到了最高的座椅后的通道里，这里不像下面那么拥挤。莫兰朵小姐全方位地审视着她脚下的人群，刚刚所经历的一切从她的脑海中掠过。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只有从这时开始，凯瑟琳才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舞会中。她想跳舞，可周围一个熟人也没有。爱伦夫人做着在这个时候所能做的一切，并时不时地用平缓的语调对凯瑟琳说：“我希望你能跳舞，亲爱的，我希望你能有一个舞伴。”开始的时候，她年轻的朋友还对她心存感激，可她不断地重复这些话，凯瑟琳终于厌倦了，她不再向她表示感谢。

但是，她们却没能在这块她们好不容易才占领了的高地上尽情地享受一番。人们开始休息、品茗，她们也必须随着别人一起挤出去。凯瑟琳感到有些失望，她厌倦了继续在人群中冲撞。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提不起她的任何兴趣，她谁也不认识，她甚至有一种被她的同伴和空中流动的各种声音囚禁了一般的感觉。好不容易来到休息室，可无所适从的尴尬仍然缠绕着她们。没有哪一桌的聚会可以容纳她们，没有熟识的人来招呼她们，也没有哪一位绅士来帮助她们。她们四处打量了一下，不见爱伦先生的影子，便只好在一群正在聚会的人的桌子边坐下来。她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甚至除了她们彼此之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刚刚坐下来，爱伦夫人就向自己表示起祝贺，她祝贺自己的长服终于可以幸免于难。“有谁能把它们撕开才怪呢，”她说，“不是吗？——你看这棉布多么精细，对我来说，在整个大厅里，还没有哪一样东西比它更让我喜欢的呢。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

“太令人难堪了，”凯瑟琳低声嘟囔着，“这里连一个熟人都没有！”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爱伦夫人平静地回答说，“这的确有些让人不舒服呢。”

“我们该干些什么呢？——你看这满桌子的先生和太太们都



她想跳舞，可周围一个熟人也没有。

在看着我们，好像在问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好像是我们强行闯入了他们的聚会呢。”

“是这样的，这的确有些让人不愉快。我希望我们在这里能碰到熟人。”

“我也希望这样，可是，我们能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去吗？”

“当然可以，亲爱的。如果我们碰到了谁，就直接加入到他们之中去。史柯涅一家去年在这里，我希望他们今年还在那里。”

“我们不可以离开这里吗？——你看，这里并没有我们的茶位。”

“啊，不，不行。——太烦人了！我想我们还是坐下好，这么多人简直把人挤得受不了。我的头怎么了，亲爱的？——刚才有人推了我一把，怕是伤了它呢。”

“没什么，它看起来很好。可是，亲爱的爱伦夫人，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你认识的吗？我想你肯定会认识一些人的。”

“我不敢妄言——不过我希望这样。我希望我的很多熟人都在这里，我还要给你找一个舞伴。——看着你跳舞，我该是多高兴呀！你看那边过来的那个女人多奇怪！她穿的长服的样式有多古怪呀！——早不时兴了呢！快看她的背。”

过了一会儿，邻座的一位先生把茶递给她们，她们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还和这位先生攀谈了几句。那是这个晚上她们所仅有的一次和别人讲话的机会，直到舞会结束的时候爱伦先生找到她们。

“啊，莫兰朵小姐，”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想你度过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晚上。”

“的确非常令人愉快。”她回答着，尽量不让自己把一个长长的哈欠打出来。

“我本想她能够去跳舞的，”他的妻子说，“我想为她找一个舞伴——我一直在说，如果史柯涅一家是今年冬天而不是去年在这儿该有多好。或者帕尔一家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能够回来也好

哇，她可以和乔治·帕尔跳舞。我很抱歉她竟没有一个舞伴。”

“我们改天再带她来一次。”爱伦先生安慰说。

舞会结束的时候，人群渐渐散去，还没走的人这下可有了随意走动的空间了。当然，也该是在今天晚上倍受冷落的女主人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那一刻，她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倍受青睐。每隔几分钟便有涌动而出的人群为她侧目，刚才没有近距离地打量过她的小伙子们都注视着她。没有哪个人不为她的美貌而大吃一惊，没有哪一个人不在低声而充满渴望地询问着她的一切，甚至有人称她为女神。凯瑟琳的美貌早在三年前就在大庭广众之下颇为引人注目，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认为她出奇地美丽。

她被笼罩在众人灼热的目光下，获得了不少溢美之词，她亲耳听见两位先生说她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孩——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两个小伙子的几句简单赞语在她心中所激起的美好情感决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女主角因十五首十四行诗而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而参加庆祝会时的心情，就好像她正在以极好的心情走向她的坐席，心中因自己成为公众注视的焦点而怡然自得。

第三章

每天早上都把平淡如水的生活推到人们的面前——商场逛过了，镇上的新建筑她们也早已了如指掌，甚至连药用水调配室她们也都参观过了。在这里，一个小时她们就可以在镇上走一个来回，她们的尴尬在于面对每一个人却同任何人都无话可说。在巴斯广交朋友仍然是爱伦夫人要做的重要事情。每当早晨把新的体验带到她的面前的时候，她就不厌其烦地述说着她的奋斗目标，可事实是，她仍然连一个人也不认识。

她们经常在下舞厅露面，在这里，机遇好像格外垂青我们的女主人公。主持仪式的主管把一个非常绅士气的小伙子介绍给凯瑟琳做舞伴。他叫泰尼。他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很高，有一张令人愉快的面孔和一双睿智而充满了生机的眼睛，如果说这还算不上英俊的话，那至少也已经接近英俊了。他的谈吐很优雅，凯瑟琳觉得自己的运气简直太好了。跳舞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功夫说话，坐下喝茶的时候，她才发现他是值得信赖、令人愉快的。他的谈吐流畅而充满了生机——他的身上还有一种狡黠而诙谐的气质。对于这一切，她虽然还不甚了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一切都在深深地吸引着她。置身于人群中很自然地聊了一阵天之后，他突然对她说下面这些话：